

# 臺灣閩南語

## 短篇小說教師組第一名



### 自首

Tse 是真久以前發生 tī 阮故鄉庄內 ê 一項大案件，40 冬來，一直 lóng 無人知影代誌 ê 真相。今 á 日我 beh tī tsia 自首，公開 tsit 个秘密，sūn-suà kā 當初時著驚、受害 ê 鄉親、序大，會一个失禮，祈求 in ē-tàng 原諒我一時無心 ê 過錯。

Tī hit 个台灣經濟猶 buē 全面發展 ê 1970 年代初，一般庄 kha 所在普遍 lóng 猶真散赤，mài 講是 sì-siù-á，有時 hām 三頓 to 食 bē 飽。M̄-koh，tō 親像俗語所講 ê：「一枝草一點露」既然天地 lóng 願意 kā 人生出來，咱自然 tō 有伊一套活落去 ê 步數，大人 kāng 款、gín-á kāng 款，阮 mā kāng 款。

Ē 記得是學校 tsiah 歇熱無 guā 久，七月初時 á ê 某一工，一透早天氣 tō 足熱，我 kap 灶雞 á、兩齒 ê，3 个人相招去庄外豬肚口 ê 大水窟釣魚 á，釣規晷 tsiah 釣著兩三隻指頭仔闊 ê 南洋 á，tng leh 感覺無聊 ê 時陣，厝裡開魚塭 á，ē-sái 講自細漢 tō tī 水裡大漢，看著水 tō 身軀癢 ê 兩齒 ê 提議講：「用釣 ê 釣無，看破落去用掠 ê khah 緊，koh ē-tàng 順 suà 泗 tsít-ē-á 水，洗 tsít-ē-á 涼。」

我本來是無啥意見，tsit 時 tú 好看著 m̄ 知 tang 時已經去四界 seh 一 lìn，手裡 thèh 幾粒土菝 á，tshuì 裡 seh-seh 念 ê 灶雞 á 行過來，伊講：「附近水圳邊岸頂 lóng 是一 ìng 一 ìng ê 肚伯 á ìng，規氣換來灌肚伯 á khah 有意思。」想 bē 到換一个內場了後，手氣真正變 kah ke tsiânn 好，無 guā 久 tō 灌著差不多二、三十隻，tāk 隻 lóng 像大 khoo 母大、六 kha 長鬚、雙股發翅 ê 肚伯 á。

阮想講倒轉去厝裡，日頭已經過晝 ah，恐驚趕 bē 赴食飯去 hōo 大人罵，兩齒 ê koh 再提議：「規氣 mài 轉去 ah，pû 肚伯 á 來掠枵。」

眾人無意見，我 suan 轉去厝裡灶 kha thèh 一包番 á 火，sūn-suà 偷拚幾條番薯，3 个人來到阮 ê 祕密基地——草堆會合。

講著草堆，tī tsia 愛特別做一個說明。以前 ê 庄 kha，大多數 ê 家庭 lóng 猶無瓦斯，塗碳 mā 無利便，上簡單上省錢 ê 就是「柴網」。tō 是 kā 甘蔗收成了後，糖廠無 beh 愛 ê 蔗箬 kap 稻 á 收割好勢農民留落來 ê 稻草，khioh 起來濫做伙疊做草堆，khng tī 厝前厝後 ê 空地、埕尾，隨在伊風吹日曝雨淋，等 beh 煮飯、hiânn 水 ê 時，才 thèh 來網做一困一困 ê 柴草，好 tòh 好燒又 koh 免開錢。一大埕一大埕 ê 草堆，相接相連做一大片親像 kuân 山 kâng 款，每一埕 lóng 有伊 ê 祕密。尤其是對 gín-á 人來講，特別重要。隨人 tshuē 一個所在 sió-khuá 整理 tsít-ē，好天時日頭曝 bē 著，落雨天雨水 mā 淋 bē 著，尤其是 bih 相 tsuē ê 時，真歹 tshuē ē 著。有時陣隔壁大漢孀婆飼 ê 鴨母幾 ā 日 lóng 無倒轉來 uá-tiâu，tō 起 suān：

「一定去 hōo m̄ 知 tó 一箍路旁屍匿畚箕膨肚短命死無人哭 ê m̄-tsiānn 困老孤 khút 偷掠去孝孤，抑是 tó 一隻 pùn-sò 狗 á 咬咬去 ah！」

一口氣免歇睏 koh lóng bē 跳針，大漢孀婆 ē-tàng tuì 拜一 lé 到禮拜、透早 lé 到半暝，連 suà lé 規禮拜 tsiah 過 giàn。想 bē 到過一段時間，hit 隻鴨母 hiông-hiông tuì tó 一堆草堆 sô 出來，kha-tshng 後 koh tuè 一群鴨咪 á 咻咻叫，害伊 mā 歡喜 kah tshuì 笑目笑：「阿彌陀佛觀音菩薩玄天上帝太上老君，救苦救難謝天謝地；天公祖媽祖婆李王爺土地公，有燒香有保佑有好心有好報。」Kāng 款是一口氣免歇睏 koh bē 跳針，只不過若親像換一個人 niā-niā。

有時水龍 á、海狗 á hit 幾個 kiáu 鬼，同時失蹤幾 ā 暝日 lóng 無看 ê 人，厝裡的人 tuì 工寮 tshuē 到豬 tiâu，tuì 甘蔗園 tshuē 到墓 á 埔，庄頭庄尾四界 lóng tshuē 無，最後竟然 tī

tsia tsiah tshuē 著。上 hám 古 ê 是，聽講有一遍，一世人每一工 lóng 醉茫茫，kap m̄-bat ê 合稱庄內兩大奇人 ê 醉龍，有一工天 bē 光，腹肚內 hàn 頭 á 已經 koh 灌 kah 飽滇飽滇，膀胱 ê 尿 mā té 到盡磅盡磅，生狂來到草堆 kha，ná 旋 ná 聽著內底 ná ē 有嘻嘻哼哼 ê 叫聲，目一看，面頭前 hit 个查某明明 tō 是個 tau 的柴耙麗美 á，nám ē 厝內 ê 眠床 m̄ 睏走來睏 tī 草堆 leh？Koh-khah 奇 ê 是，另外 hit 个查埔人，應該是伊 tsiah tióh，nám ē 一點 á to 無 sîng 伊？

話牽傷遠 ah，轉來咱 ê 主題。當阮三人來到一埕草堆 kha，我先共肚伯 á kap 番薯 khng leh 塗跣了後，閃去邊 á 看頭看顧尾。兩齒 ê 負責處理材料，其它起灶、柴、點火，lóng 交 hōo 灶雞 á 一手包辦。

自出世老母 tō 精神失常，自細漢老爸 tō 無閒趁錢，不時放伊一人家己自生自滅 ê 灶雞 á，tsit 種 khang-khuè 對伊來講是非常簡單 ê 代誌。當火愈來愈大，肚伯 á ê 味愈來愈芳，我 ê 腹肚 mā 愈來愈朽，想 bē 到 hiông-hiông 一陣風來，火勢一偏 suah 引著邊 á ê 草枝，向頂懸面 ê 草堆燒起 lih。兩齒 ê 哀甲嘛嘛叫，手 sa 一把稻草拍火，愈拍火愈大；猶是灶雞 á khah 在膽，褲一褪，寶貝掠出來。奇 ê 是，平常時 ták 擺比賽，lóng 緊、準、遠又 koh 大港，定定 lóng 是頭名 ê 灶雞 á 個兄弟，tsit 擺竟然漏氣，身軀軟軟頭垂垂，英雄無用武之地。我 khiā tī hia 慧神慧神 m̄ 知 beh 按怎，hiông-hiông 聽著一聲喝咻：「緊走！」生狂起 kha 翻頭 tō lōng，tsit 聲真正是日頭赤焱焱、隨人顧性命。

一口氣拚轉來厝裡，suan 入去房間，跳起 lih 眠床，鑽入去被空，聽著外口「pi-pi-pók-pók」，大人、消防車、心臟，慢慢 á 消失去。M̄ 知經過倞久，等我精神 ê 時陣，天已經強 beh 暗 ah，行出去外口，空氣裡傳來一陣一陣 ê 臭火薰味，本成一堆一堆枯 ta 黃 ká-ná 山 ê 草堆變做一片一片烏 ta 若海 ê 滿塗，四界 lóng 人 to 煙，我心內 tshiak 一 tiô：「死 ah！代誌大條 ah！」一生驚 m̄ 知 beh 按怎，大聲哭出來。阮阿媽掠準我去

hōo 火燒驚著，趕緊牽我去 hōo 廟邊 ê 仙姑收驚，愈收我愈驚，驚我 hit 2 个兄弟 m̄ 知走有離無？驚警察 á m̄ 知 tang 時 ē 來掠我去關 buē？Hit 時無電視 mā 無電話，無法度知影個 2 人敢有平安無？敢有其他 ê 傷亡無？我煩惱 kah 規暝食 bē 落、暎 bē 去，又 koh m̄ 敢問、m̄ 敢講，tī 眠床頂翻來 píng 去到天光，tse 可能是我 tsit 世人頭一擺試著失眠 ê 滋味。

隔工透早，阮老爸看著報紙，大細聲喝：「刊出來 ah！咱庄內火燒厝 ê 消息，報紙刊出來 ah，koh 有相片 ooh。」我聽 tsit-ē tuì 眠床頂跋落來，想講報紙內底 m̄ 知有寫著阮 3 人 ê 大名 iah 是去 hōo 人 hip 著相片無？若有，án-ne 就好勢 ah。趁伊無注意 ê 時陣，我偷偷 á kā hit 張報紙 iap 入去房間，門鎖 leh，一字 á 一字斟酌 tshuē，一半看有一半用臆 ê，好 lih ka-tsài，內底有講著草堆便所豬 tiâu 豬哥等等，自頭到尾，除了「本報記者 xxx 報導」以外，lóng 看無其他 ê 人名；相片內面一片烏烏暗暗，根本看 bē 清楚有嗒人。Án-ne，應該 ē-tàng sió-khuá 安心 looh。有一段時間，阮庄內 ê 父老序大無論 tī 大廟埕話仙，ah 是店 á 頭開講，無論 tī 鼓井 kha 洗衫 iah 是菜市 á 買菜，所講 ê 竟然 lóng 是 kap tsit 場火燒有 tī-tāi ê 話題。想 bē 到 ê 是，阮查某營東勢頭幾十冬來 m̄-bat 因為 siánn-mih 代誌上過報紙，tsit 个事件 suah 顛倒 hōo 伊出 tsit-tsām-á 風頭，tse m̄ 知敢 ē-tàng 加減算做我將功補罪 ê 一點 á 功德？

早頓食飽過無倂久，tō 聽著灶雞 á tī 窗 á 口 ê kho-si-á 聲，我 ê 心到 tsia tsiah 放輕鬆，hit 時陣猶無裝電話，tse 是阮有重要 ê 代誌相招見面 ê 暗號。阮 3 个人來到另外一个更加神祕 ê 基地，已經拋荒真久，早 tō 無人行跲到，有「鬼厝」稱呼 ê 「楊家古厝」鼓井邊 ê 大樹 kha 會合。古厝 ê 主人楊 á 舍，古早時代是阮庄內頭一 khám ê 大地主、好額人，m̄-koh 做人 tsiánn 凍酸、真無量，尤其是個某 koh-khah 刻薄，不時 ē 苦毒下 kha 手人。聽講有查某嫻 bē 堪得躡躡，有 ê 吊脰、有人投井，後來楊家 tō 開始 bē 平靜 ah，若是到 kah 烏雲遮月，尤其是透風落雨 ê 暗暝，tō ē 有身穿白衫長頭毛 ê 查某 gín-á ê 背影出現。楊 á 舍

中風倒 tī 眠床頂十外冬 tsiah 轉去，tsit 段時間楊家囡孫一个一个搬了了散掖掖；tshun 一个楊 á 舍娘，死 tī 厝內無人知影，過真久 tsiah hōo 人發現。了後楊家 tō 弄家散宅敗了了 ah，一間三落大厝身，放 tī hia 風吹日曝牽藤發草。

Tsit 个所在平常時仔是無人行 kha 到 ê。M̄ 知 siánn-mih 時陣開始，變做灶雞 á 1 人 ê 祕密基地。每一擺若是 hōo 伊起酒 siáu ê 老爸修理，離家出走；iah 是 hōo 阮老師糟蹋，偷逃學；遮是伊唯一、也是上安全 ê 收容所。後來我 kap 兩齒 ê 變做伊 ê 死黨了後，看著朋友 ê 義氣，伊 tsiah hōo 阮 2 人分享，而且除了重大 ê 代誌，平常時是無隨便來到 tsia。我有一擺問過灶雞 á：「來 hiah 濟遍，敢 bat 去 tú 著鬼？敢 ē 驚？」伊講：「Tú 是 m̄-bat tú 著，驚當然是 ē 驚，m̄-koh，kap 阮起酒 siáu tō 烏白拍人 ê 老爸，iah 是生做大細目專門侮辱人 ê 老師比起來，我甘願來 tuà tsia，至少鬼 m̄-bat 拍過我、罵過我。」

阮一到位，先講著火燒 ê 經過，灶雞 á 伊看火愈燒愈大，喝一聲：「緊走！」3 个人分 3 个方向 làu-phâu。我 tō 免 koh 講 ah，兩齒 ê 一路走去個 tau 魚塢 ê 工寮 bih 一晷，規身軀去 hōo 蠟 á 叮 kah 癢癢 koh m̄ 敢出來，到天暗 tsiah 倒轉去厝裡。灶雞 á 當然是來 tsit 个所在避難，tang 時轉去厝裡，應該 mā 無人注意。Tsit 中間火按怎燒 ê lóng 無人知影。到 tsia，其他 ê 話 lóng 免加講 ah，三人心內有數，照灶雞 á ê 提議，割指頭仔滴血立誓、插樹枝做香咒識；koh 請眾野鬼孤魂為證，m̄ 管任何人 tī 任何情形之下絕對 bē-tàng 洩露 tsit 个祕密，反背者，ē hōo 查某鬼招去做囡婿。講起來，我 hit 兩個同窗 ê，雖然寫字讀冊 lóng 無半撇，做人 ê 義氣 kap 信用 kāng 款『一級棒』，自從 hit 工以後，真相 kan-ta 藏 tī 阮 3 个人 ê 心肝內底，無其他 ê 人知影，一直到 tann。

事後，探聽火燒 ê 原因，主要有兩種，無，應該是三種無 kāng 款 ê 傳說：第一種是官方 ê 講法。經過警察詳細調查 ê 結果，認定一方面是因為天氣 siunn 過炎熱，一方面是稻草 siunn 過 ta 燥，加上 tú 好可能有人無細膩薰屎烏白 tàn，iah 是有人



無張持燒銀紙去引著火所造成 ê，tse 應該只是一場意外，現場查無任何人為放火 ê 證據，mā tshuē 無其他牽涉 ê 嫌犯，橫直無人傷亡上要緊，就按呢結案；第二種是民間 ê 立場。聽講火燒 hit 暝，廟裡王爺公 ê 老童乩鬚鬚添 á，經過十外冬 ê 閉關退駕了後，hiông-hiông 起童指點，講是因為舊年普渡，bóo-mí 人用來做牲禮祭拜 ê 豬頭無清氣，致使好兄弟 á 感覺無受著尊重，受氣火大，所以透過王爺公 ê 老童乩傳話，beh hōo 眾人一个教示，tō 親像香爐無緣無故 ē 發爐，一定是有神明 ê 旨意，tāk-ke 千萬 bē-tàng 鐵齒，主事 ê 頭家 á 應該愛好好發落，若無，ē koh 有更加重大 ê 事故發生，到時陣，tō 像俗語所講 ê：「猛虎難對猴群」，有可能連法力無邊神通廣大 ê 王爺公 to 鎮壓 bē tiâu。這兩派 ê 理論 lóng 有個支持 ê 聽眾 kap 信徒，小部分 tī 公家機關食頭路 iah 是學校教冊 ê 所謂的智識份子，比較是 khah 接受官方 ê 講法。Tī 鄉公所做祕書 ê 廖國華是其中 ê 代表人物，伊認為：「咱應該 ài 相信警方科學辦案 ê 方法，m̄-thang siunn 過迷信，何況四界疊草堆確實 m̄ 好，危險、歹看又 koh 無衛生，咱應該利用 tsit 个機會好好改革，上好是 ē-tàng 改裝瓦斯，安全、利便、又 koh 清氣，庄裡 m̄ tsiah ē 進步。」大多數做工 kap 種田，一般所講 ê 勞動階級，尤其是不時 tī 廟埕 leh 開講、話仙 ê 老大人，無分男女差不多 lóng khiā tī 神明 ê 立場。歲頭食到 80 外猶 koh leh 作穡 ê 春木伯公起性地：「Siánn-mih 號做迷信？咱祖先 tī 庄內幾百冬來 tō 信神明，敢有傷害過任何人？若無神明保庇，敢有法度風調雨順五穀豐收？咱作穡人 beh 靠啥食穿？政府除了祛稅食錢，敢有照顧過咱 siánn-mih？」塗水師火旺仔上袂爽：「Siánn-mih 草堆無衛生？稻草 kap 粟 á kāng 款 lóng 是天地生成 ê，m̄ 燃火敢講 beh.....？我 mā 知影瓦斯利便，錢 leh！Lín 公教人員領月給，年節假日、透風落雨，免上班 mā 有錢 thang 好領，破病有保險、讀冊有補助、退休 koh 有退休金，當然 ē 曉拍拉涼。Lín 爸規年透冬做透透，日來曝尻脊雨來趁無食，錢敢 ē tuì 天頂跋落來？Lín 爸規屨葩 lóng 火，áh tiòh 點瓦斯？」

有 ê 人主張今年 ê 中元普渡一定 ài 特別隆重舉辦，tsiah ē-tàng hōo 眾兄弟滿意，庄裡 mā tsiah ē-tàng 保平安大趁錢，頭一个贊聲 ê 是剃頭店頭家金發 á，伊 beh 劊 1 隻豬 koh tshiànn 一棚布袋戲鬥鬧熱一下。Hit 年 ê 中元普渡確實比往年 koh-khah 鬧熱 koh-khah 腥臊，好兄弟 á 有 khah 歡喜無我是 m̄ 知影，m̄-koh 我知影 hit 學期開學了後，有 ê 人生活真歹過，因為四界 tsông 無錢 thang 註冊；學校老師 ê 面 tshiunn mā 真歹看，因為四界收無錢 thang 交差。

以上兩派 ê 人 lóng 真堅持家己 ê 意見，互相無 beh 相讓，tō 親像真久以後一擺選舉某候選人著銃，有人鄙相是自導自演 ê 苦肉計，有人相信是對手施展 ê 滬步 kāng 款。甚至為著 tsit 件代誌，有人相諍冤 kah 強欲起 kha 動手、斷絕往來。以後，庄裡每一擺選舉，lóng 有派系 ê 分裂，後來甚至演變到藍綠 ê 對立，統獨 ê 紛爭，無定著 kap tsit 个事件有某種 ê 關係，若是真正 án-ne，我 ê 罪 kuà tō 重大 ah。

差一點 á 去 hōo bē 記得 ê，猶有第 3 種 ê 聲音，聽講是 tī 民眾服務站做主任 ê 吳天龍先生放出來 ê 風聲，伊警告 tak-ke m̄-thang 大意，tse 真有可能是對面萬惡 ê 共匪派人潛伏 tī 庄內，趁人無注意 ê 時陣放火，想 beh 製造社會動亂、引起人心 ê 不安，最後達到侵略寶島、佔領台灣 ê 目的。Tsit 種道理，除了天龍 á hit 款鬼頭鬼腦 ê 人想 ē 出來以外，根本無人 ē 去 kā sìn-táu。風聲一出，竟然同時引起兩派聯手做伙來 kā 修理。屬於官方派 ê 阮學校劉老師私下講：「咱鄉 tī 古早以前，鄭成功 ê 時代，tō 已經開發 ah，hit 時確實是農業 ê 中心 kap 軍事 ê 要地，m̄-koh 經過幾百年 ê 演變，早 tō 慢慢沒落 ah，除了清朝猶有中過一、兩個舉人以外，後來 tō 無出過啥款 ê 大人物，目前庄內上大 ê 文官可能是學校 ê 校長，武將大概是派出所 ê 所長，上豪華上氣派 ê 大厝應該是王爺公 ê 代天府，這種條件，共匪可能無興趣才著！」屬於民間派 ê 老鱸鰻赤牛 á 叔公喝聲：「幹！tsit 籬吳 á 天龍講話實在無天良，連 tsit 種話也講 ē 出喙。像咱東勢厝 tsit 種散 phí-phí ê 草地所在，連 he 死賊 á póo to lóng 無興

趣 ah，阿共 á ē 食飽 siunn 閒，派人來放火？若 beh 放就算無去總統府至少 mā ài tshuē 縣政府，燒幾間 á 大衙門、死幾隻大官虎 m̄ tsiah 有路用，燒幾埕草 kap 屎、死幾隻豬哥 kap 雞母，beh 創啥 siâu？規頭殼屎，無定著 tsit 場火根本 tō 是伊放 ê，伊 tsiah 是正港 ê 共匪！」因為受著眾人 ê 鄙相 kap 無特別有力 ê 擁護者，匪諜派真緊 tō 火 hua 去 ah。

當然，In 各派所講 ê lóng sió-khuá 有道理，m̄-koh mā lóng 無完全正確。火燒 ê 原因 tō 親像警方所認定 ê，確實是一場意外，m̄ 是有人故意放火，是講 mā m̄ 是因為日頭 siunn 炎稻草 siunn ta，mā m̄ 是因為有人 tàn 薰屎燒金紙，只是因為三個 m̄ 知死活 ê 猴死 gín-á，無心 ê 過失造成 ê；mā m̄ 是神明所指示 ê，因為好兄弟 á bē 爽受氣來警告 ê，只是幾隻枵鬼 gín-á 一時貪食 tsiah 造成 ê；當然更加 m̄ 是共匪 á 想 beh 佔領台灣重大 ê 陰謀，只不過是一群小學生臨時起意想 beh 魚肚伯 á 窒喙空簡單 ê 心願 niā-niā。

另外有關火燒 ê 損失，大概 ê 統計是 án-ne：十外埕 ê 稻草燒了了，害十外口灶 ê 人無柴起火、煮飯、燃燒水，一大堆 ê 秘密 mā 做伙化做火焮；1 口鼓井 hōo 消防 ê 抽到 ta-khok-khok，出泉 ê 速度趕袂赴 tshiūnn 水 ê kha 手，為著 beh 搶水洗衫，tāk-ke 輪流排隊，害幾十冬 ê 厝邊隔壁差一點 á tō 冤家相拍。後來家家戶戶為著利便，開始裝水道水，鼓井水 suah 愈來愈無人用，鼓井 kha mā 愈來愈無人來，閒話減少 ah，是非 mā 減少 ah，只是 tāk-ke ê 感情 mā 變薄去 ah；上重要 ê 是 hit 間一房兩廳 ê 公共屎礮 á 全部化做烏有，gín-á 人猶無要緊，隨便水溝內糞堆邊 tō ē-tàng 解決，大人，尤其是查某人 tō 真麻煩，有 ê 人四界 tshuē 親情、朋友參詳；有 ê 人就近去廟裡、學校方便；有 ê 人甚至遠征到公所、農會解決；甚至連火車頭 kap 派出所 mā 淪陷；也有人 kā 阿媽阿祖時代 ê 尿桶屎桶搬出來用；koh 有人等三更半暝 ê 時陣，才趕緊出去 tháu-tháu--leh。莫怪 hit 段時間庄內暝時不時聽著吹狗螺，聽講猶有人去看著鬼。阮老爸家己 tī 厝內起一間便所，tshím 開始厝邊隔壁好 hiân 輪



流來相借，後來 m̄ 知是想講歹勢，iah 是感覺好用，隨人想辦法 beh 放家己起 ê，屎礮 á tsit 个物件竟然慢慢無看去 ah，tsit 个台語專有名詞竟然也漸漸消失去 ah。

損失上大、受傷上重 ê 應該是豬哥福 á，一間豬 tiâu 燒了了無打緊，一隻主戰沙場 ê 大豬哥 kap 兩隻準備轉大人 ê 豬 á mā 死翹翹。阮庄內 ê 人 m̄ 管大人 gín-á lóng 知影，福 á 伊 hit 隻外國原裝進口、大名鼎鼎能征慣戰 ê 藍瑞斯名牌 ê 白豬哥，比伊 ê 性命 khah 重要。伊 kā 某困飼 kah 瘦 pi-pa，豬哥食 kah 肥 tsut-tsut，個 tau 規厝內親像豬 tiâu，豬 tiâu 顛倒 bē 輸別莊 kāng 款。聽講有時陣若是半暝 kap 個某冤家，棉被 moohleh，tō 去豬 tiâu 陪伴伊 ê 寶貝 ah。平常時 á，看伊牽 hit 隻親蜜戰友行 tī 路裡四界征戰，四五百斤 ê 體型，hit 支 bē 輸銃管、一副孱睂親像 2 粒炮彈，確實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。Hit 段日子，福 á 規日懨神懨神、bē 食 bē 睏，厝裡 tsiú bē tiâu，透早到暗 tī 街 á 路，若是聽著豬母 leh 叫，規個人 tō 親像起童 kāng 款，恨 bē-tàng 「代豬出征」，親身出馬，應該是「出豬」應戰。Ka-tsài，後來隔壁鄉福 á ê 同門師兄弟豬哥清 á 聽著消息，發揮豬哥門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」ê 精神 kap 義氣，調派 1 隻準備 beh 退休養老 ê 老豬哥支援，勉強安慰伊 ê 鬱卒，若無，真正有可能會鬧出人命。

以後讀冊，若是聽著老師講著咱做人 ài 安分守己，m̄-thang 為非做歹，尤其是刮人放火，更加是社會 ê 敗類、人民 ê 敵人。Hit 時我 tō 感覺真見笑，雖然我 m̄ 是 tshuā 頭 ê 首謀，mā m̄ 是下手 ê 主嫌，至少凶器番 á 火是我提供 ê，khiā 講我也是同案 ê 共犯。一直到看過水滸傳，原來宋江、李逵、武松等英雄好漢，為著替天行道、劫富助貧，有時陣 mā ē 做一寡 á 刮人放火 ê 代誌，心肝頭 tsiah sió-khuá 感覺 khah 快活淡薄 á，雖然講魚肚伯仔焯番薯 tsit 種小事 kap 個 hit 款路見不平、行俠仗義 ê 行為比起來是差真濟，m̄-koh 至少阮 mā 無惡意，尤其阮三人互相信任、情義相挺 ê 感情，無比個 khah 差。

40 冬後，當初時 ê 主謀兩齒 ê，自從國中畢業了後，就出外拜師學藝，完全消失武林，到 tann m̄ 知 bih tī tó 一个深山林內 leh 修練功夫；兇手灶雞 á，幾冬前已經提早退出江湖，去 tī 另外一个世界逍遙快活 ah。過去 hiah 濟冬 ê 往事對真濟人可能 lóng 無印象 ah，m̄-koh 掩炭 hiah-nī 久 ê 祕密對我 tsit 个共犯來講是一直是一个沉重 ê 負擔，今 á 日出來自首，講出 tsit 个真相，相信我 hit 两个好友應該 bē 見怪 tsiah tiòh。Ng 望各位鄉親序大 ē-tàng 化解 tsit 个疑問 kap 衝突，受著驚惶 kap 傷害 ê 厝邊隔壁，ē-tàng 原諒阮 ê 無知 kap 亂來，mā 祈求三位豬兄豬弟 ē-tàng 順利投胎、重新做人。

## 作者感言

年歲來到這個坎站，人生應該是無啥物變化。  
文學的性命，猶有無限的可能。

陳正雄

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社會科教師

